



洪興靖奏藁一

典禮類
廟社
殿宮
陵寢
園墓
諸壇
享祀

カ 1
3481
1

共十八



加
3421
1

加
5103
1-18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總目

御定

卷之一

典禮類

廟社

殿宮

陵寢

園墓

卷之二

典禮類

諸壇

聖訓

總目

禮記卷之三

享祀

卷之三

典禮類

藉田

行幸

朝儀

供獻

卷之四

典禮類

贊頌

附祈請

講說

附診筵

卷之五

典禮類

陳戒

卷之六

典禮類

學校

待士

科試

卷之七

禮記卷之三

總目

二

典禮類

憫恤 附繼絕

優老

旌贈

卷之八

典禮類

使价 附咨文 別星 支勅

交隣

卷之九

黜陟類

薦譽

差除

卷之十

黜陟類

官方 附雜歧

卷之十一

黜陟類

政注 附考課

甄錄 附疏滯

卷之十二

黜陟類

伸救

飭勵

卷之十三

法紀類

刑獄

體例

卷之十四

法紀類

申禁

附議讞 審理 詞訟

卷之十五

財賦類

田政

大同

卷之十六

財賦類

輸漕

年分

卷之十七

財賦類

附堤堰 屯田 宮稅

附災荒

還餉 上

卷之十八

財賦類

還餉 下

卷之十九

財賦類

賑濟

卷之二十

財賦類

經用 附軍布

卷之二十一

財賦類

錢幣 附銀貨

麥

卷之二十二

財賦類

節省 附蠲減

倉庫 附斗

卷之二十三

財賦類

戶口

奴婢

卷之二十四

財賦類

貢市

卷之二十五

財賦類

均役上

卷之二十六

財賦類

均役下

卷之二十七

財賦類

詳定

卷之二十八

軍旅類

軍制上

卷之二十九

軍旅類

軍制下

卷之三十一

軍旅類

操鍊

巡綽

軍器

戰船

附松禁

卷之三十二

軍旅類

關防

卷之三十三

軍旅類

烽燧

馬政

卷之三十四

軍旅類

邊圉

卷之三十五

營繕類

城堞

附官廨

川渠

附橋梁

植木

津渡

卷之三十五

別考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一

御製總叙

惟我 寧考英宗大王五紀光御登崇雋又布之有位壽考作人之化洋溢歌頌時則有同德之士不貳心之臣左右疏附以參贊巍煥之治而躋一世於太和元氣之中領議政翼靖洪公其一也公自年少時已負公輔之望及乎雲龍風虎蔚焉成章長六官而縮五營摠百務而董九流則其專聽篤毗之隆歷選廷紳未有如公之多者公乃感激殊遇不擇夷險禮樂兵農憲度綱紀都俞吁咈之間慨然以奮庸自任



每公餘引退將老吏詢軍國利病靡弊不舉靡舉不臧朝野倚以爲重垂四十年可謂壯哉且念公風範端凝志氣超逸智足以周物量足以鎮俗委蛇廊廟正色長趨羣僚爲之動容而造言退牘明白懇摯垂之國乘澤流遐裔是豈無所本而然乎哉蓋公先祖文敬公旣以長德壽其後文懿公尙貴主以詩書自命貞簡公暨貞獻公忠蓋惇樸種德樹業逮夫公劬躬澡行益昌而大慶膺沙麓地比莘塗爲國家肺腑之親芝蘭踵茂金犀盈門內外子孫福履之盛雖汾陽中山未易及也其流長者其源深其支繁者其本

固後之尙論者於此可以知公存心愛物之仁有以致之也若其駭浪吹於康莊叢鏑闖於杯酌人與時睽跡與心違衆猜羣忌時去而時來則君子謂之命也於公乎何有哉予嘗慕朱夫子書祝公遺事哀輯公筵對諸奏偉績閔休之可紀者備閱尙書起居注及中外掌故文字分門立目目以類會凡爲類者六爲目者五十有九又有別考一篇與叔舅氏往復商訂三易燧而始就焉名之曰奏藁首之以典禮章五庸也次之以黜陟明三考也繼之以法紀倣六翼也承之以財賦重八政也因之以軍旅修九賦也附之

以營繕備百用也溯而上于古昭其委也推而抵于今詳其來也統而及於判花視草口呼手拈之文蓋亦提其領而擊其要也淵乎懿哉精義妙用轉運於方寸之中者其在斯矣金科玉條輝映於悠久之後者其在斯矣尊主庇民元元本本以引以翼為經為法而擔夯於一己之重承佐於三事之寄者其在斯矣碩畫宏規指陳纖暢陸奏近之朝章國範揚屹錯綜杜典似之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不其然乎遂付剞劂以為謀國者指南而俾有以仰認我英考君臣之際如此云爾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一目錄

典禮類

廟社

殿宮

陵寢

園墓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一

典禮類

御製叙

禮有體用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用六官六翼
廟社宮府學校器幣朝覲供御之節卽所謂體也三
千三百祭祀燕饗登降獻酬贈答作興之文卽所謂
用也然而由體而及用因用而入體會而統之於制
度章程之間舉以行之於施爲注措之際則未可以
世有也故漢興七十年始稱才彥鬱然高堂生修朝
儀徐生修禮容蕭奮修享禮而能融解於之體之用



闡明先王之旨申復昭代之典刀訓同其傳史乘垂其聞者惟公庶或近之公際遇明時特蒙 殊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用用無不合於時王之憲章而若其損益沿襲之隨時而異宜也豐殺存減之與世而殊見也自有秉筆者書之今不可以此而槩公也審矣遂就公建白之屬於禮者各立部門按其類而彙之為篇名之曰典禮類其目凡二十有一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一

典禮類一

廟社第一

御製引

邦國所重莫有先於典禮典禮所尊莫有先於 廟社奏藁而以典禮為先典禮而以 廟社為先所以尊事面而重規制也我朝 廟社之建在於國初三年領書雲觀事權仲和進 廟社宮殿朝市之圖堪輿學李陽建裴尚忠審視其面勢而設工作局以營之社在東稷在西 太廟七間同堂異室以基我萬

億年無疆之祿而與公劉瓜瓞之詩匹美而同慶
英廟朝用宋之建四祖殿於太廟西之制就 太廟
之西建 永寧殿禮曹判書李之剛與相地官李陽
建高仲安尹敦智卜其基 明廟元年增建 太廟
三間 宣廟朝以廟制面南廟主向東始定廟主向
南之禮 顯廟朝增建 永寧殿東西夾室各二間
先朝增建 太廟四間而 御製太室記實之文藏
之 望廟之樓此我 列聖朝奉先之儀也公之奏
達於 先朝而定制於 廟署者曰祭器櫝之加設
也曰守僕之考講也曰地衣之隨毀隨補也東翼室

近東二間爲祭器庫而祭器安於鋪輒之上 先朝
於東西北壁桌以三層門以二層標鋤木瓦竹之類
於門扇以識之仍設朔望祭器之櫝於東月廊之北
壁至是就翼室第一層之西隔之以板表之以門以
奉簠簋之蓋蓋則不用於陳設之時故扃而不開西
翼室近西二間曰儀物庫奉藏移還安時所用神輿
褥席屏風而公就其空間垂簾之處又設架備日後
之用劔羹所盛之器刻以牛羊豕字亦自公始也字
大如掌猶或相混予命於享祀時大書紙面而付其
器以卞之又於甲寅以牛羊豕之分盛三匣者合盛

於外匣使捧俎官一人入傳于薦俎官自昔攝享時
每室捧俎官各一人分三運捧俎入由南門出由東
門如是者三子命牲匣先奉於 各室尊所薦俎時
薦俎官率捧俎官由南門入則捧俎官於 各室自
尊所入傳於薦俎官仍命獻官於 各室獻爵自尊
所從楹內而行薦俎官從 室內而行以倣室與階
承之義著以爲式以其有助於誠敬無損於儀文也
祭器則每過享獻官監滌入櫜載之掌攷守僕以
廟署下典僕自秋官啓差故謂之守僕其數四十
宣廟朝提舉李好閔稟定爲三十及公爲都提舉請

以太常典僕隨闕移差而寢格不行予命以守僕子
枝自本署直差又於署官設久任窠勸課之仍明旬
講之式守門護軍復舊例蓋今之武臣軍銜堂上卽
古之護軍也墻隅隊長旣無五衛之制親享時以挾
輦軍代用 廟中地衣有毀則補或以一二紋者古
例也 先朝以致美之盛意命以全席不以紋公依
古例陳奏蒙可卽經遠之圖也予於己酉以木竹祭
器及尊所地衣諸種之排年預備者隨毀修改者并
定其年限以爲式親享而詣享所也不但陪享官稟
旨就次亞獻官以下皆稟旨就次五禮儀之所載也

公有復舊之請而近又以就次只百官稟旨予將修復古制而如公到底誠力今世不可復見矣蓋太廟之禮宜簡不宜縟玄酒是尚貴其本也大羹不和美其質也大圭不琢尊其樸也朱絃登歌象其德也於乎盛哉詩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其斯之謂歟予於樂章有所詢問於掌樂諸臣者大抵樂章之考次之論始於宣廟朝禮曹判書黃廷彧而其言以為諸廟樂章樂工無協律者不能被諸管絃仍用舊文為欠典及仁廟命撰宣廟室樂章禮曹判書李廷龜言初獻則以熙文引入以基命以下九章及繹

成引出而為一曲舞亞終獻以昭武引入以篤慶以下九章及永觀引出而為一曲舞其於永寧殿則曰樂舞與宗廟同以此觀之四祖既祧之後太廟仍用四祖樂章永寧殿亦用第一室第二室樂章明矣非必因循而然也自文宗至成宗之室樂章並不載樂學軌範及五禮儀蓋各室之樂則樂章長而奠獻易樂纔始而獻已畢勢必纔徹不成曲舞故作為一樂始贊先德終贊列聖以為通用之樂其意似非偶然議不行蓋初獻及亞終獻九章各章句數字數初獻共七十二句三百八

字亞獻八十七句三百二十八字詞臣撰出時偶有
多少而樂師皆云初獻樂章稍短用他聲引出乃以
宣廟室新撰樂章添入於初獻貞明之下其後 仁
廟朝相臣吳允謙金尙容 孝廟朝相臣金堉 顯
廟朝儒臣宋浚吉 肅廟朝掌樂主簿李萬亨副提
學李鳳徵皆有 各室各撰一章之議 先朝以此
議于大臣領議政金在魯以爲九章卽千百代通用
之樂加減不得議遂定蓋 宗廟樂章非枵於 英
廟朝而實作於 光廟朝保太平定大業本 英廟
朝會禮之樂至 光廟朝以極其聲容之盛而不用

於 宗廟爲可惜遂移此二舞用之 宗廟之享而
命詞臣崔恆製其詞其所以通降神三獻而皆以九
成爲節者卽功以九成示以九變之義也 光廟朝
嘗教曰於穆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之郊用之廟我
國保太平定大業之樂通用於 宗廟 永寧殿亦
可猗歟盛哉 大聖人所作爲出尋常萬萬也古人
之論聲音也必以擊磬爲主言律管也必以累黍爲
本八音聲器分於八節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尙
於鐘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莫尙於磬絲聲纖微夏
至之音也莫尙於琴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莫尙

於管籥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土音函胡
立秋之音也壎缶繫焉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鼓
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敔繫焉昔有虞氏堂
上之樂有鳴球琴瑟詠歌之奏而無笙管等器堂下
之樂有下管鼗鼓笙鏞祝敔之作而無絃歌之音中
古以來其法浸變堂上堂下之樂其數不同而其音
各具自能成章然禮之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故自三代至漢未嘗以歌雜之堂下
英廟朝以堂下樂之有舞無歌各製歌詞載諸樂部
而先朝以顯美章音韻疏緩貞明章音韻不能疏

緩合顯微貞明爲一章以備一成而自 肅廟朝有
重光一章刪去之論以百餘年已奏之樂章不可徑
刪有二章合奏之舉矣合章分章與九章之議大抵
尙未歸一公於在朝時亦所與議略記其槩如右而
今之用於 廟享卽俗樂也保太平之樂保太平之
舞卽黃鐘清宮平調定大業之樂定大業之舞卽黃
鐘清宮羽調也迎神晨禩薦俎初獻則用保太平樂
舞亞終獻用定大業樂舞欲由今而反古則雖未復
雅音之舊而登歌軒架之合奏可用於俗譜而亦庶
幾於左旋右旋於此乎於彼乎之微旨至理但雅音

樂器考卷一
則鳴球琴瑟詠歌與鼗鼓祝敔笙鏞爲堂上下之樂
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節族乃成今之
俗譜腔調與器品無堂上堂下之別合奏一欵之所
以三致意而以待後之知樂者近於 景慕宮享事
奠幣進饌與送神徹籩豆之合奏蓋引 英廟朝依
宋制裸鬯奠幣合爲一章之例也廟樂大節而西漢
則各廟故異樂東漢則一廟故同樂而文帝昭德之
詩武帝盛德之詩在東漢祫祭之時廢而不用以東
平之知禮其所以義起而垂法者如此則俗樂之堂
上下合奏恐不大悖於禮律而古者朝會用黃鐘宮

以其黃鐘爲十二律之首十二律皆統於黃鐘也

太廟俗部之樂卽我 英廟朝朝會之樂故純用黃
鐘之宮其時望闕禮改以姑洗之宮用修侯度則當
初黃鐘宮之純用於享禮蔽一言曰朝會之樂移用
於享禮也朝會之樂御法殿殿門鼓吹殿庭軒懸遞
奏合作之節有之 宮享樂合奏於義亦或近之歟

自癸酉至甲申凡四條

癸酉夏公

禮判時

奏曰

太廟守僕近多有生疎之事

此後捧講擇差好矣 上曰以何書捧講耶公曰當
講笏記與五禮儀中祭禮矣 上曰此後捧講擇差

庚辰秋公戶判奏曰大祭祭器櫝內若設一小櫝俾置簠簋之蓋朔望祭器櫝中加設一層以爲罇罍籩豆整齊安排之地且廟內所在鍤盆卽和羹之自典祀廳盛來者而因其體小不能多盛每於大祭時不無苟艱之患前後殿鍤盆中各五箇移送戶曹添鐵改造而大小限以可容十餘銅羹分盛之器爲宜銅羹卽牛羊豕三羹也鍤盆外面各刻牛羊豕等字俾無相混之弊似好矣上曰可公曰朔望祭器櫝北邊爲防雨濕遮以茅茷所見未安別築陪墻務以堅緻好矣上曰可公曰事係變通正殿當爲告

由當位亦當有告由還安祭矣上曰可

冬公戶判奏曰太廟地衣自前隨毀隨補故或入

全張或入一二紋矣因傳教以全張修改而修改非止一處雖割紋亦盡入修改之中若其裁割修改之舊規恐未可廢矣上曰依舊規爲之

甲申秋公太常都提時奏曰太常典僕專當各處祭享而

渠輦無料役繁日漸疲殘臣取考久遠前例宗廟社稷守僕每以太常下典差下以此推之則此輩慣於祭儀與其閑雜人苟克不可同日而論况守僕之僕字有意而良人間差名尤不正此後宗社守僕

有闕代太常守僕解事者次次移差則名正事順而亦可維持許多典故議於兩都提則皆樂聞而力贊矣然此雖古規全數移送亦似難處兩處守僕限折半以太常典僕隨闕填差好矣 上曰可

殿宮第二

御製引

我朝之有 影殿用漢世室立廟郡國之意而諸宮之建於京師者亦倣成周先妣有廟之制也全州之慶基殿剏於 獻陵朝京師之 永禧殿始於 仁廟朝而 殿以永禧稱者蓋自 肅廟朝始也 先

朝戊辰摸寫 肅廟影幀而命 永禧殿門外禁乘馬 廟社門外並設下馬路臺至是公奏立下馬之碑 儲慶宮儀節卽 先朝義起之禮也公以有司敦匠而 毓祥廟之陞宮 昭寧墓之陞園蓋先於此四時之享用二分二至而不用筮日之例者依文靖公李植之禮有據於司馬氏之書儀時有 宮園式例公所與聞而彙成也予小子於 景慕宮儀節采用 宮園式例而太牢之牲六佾之舞所以祭以諸侯之禮也籩豆之十樂成之三所以降於 太廟之義也庶可以質諸聖人而無疑也歟然而祀天三

成祀地六成祀人神九成禮也人神八成見於周官此猶或可三成甚無義所以近始以三為九也

自癸酉至癸未凡五條

癸酉春 上曰懿昭世孫之孫字前頭豈不掣礙乎不可不預講定制矣公禮判奏曰以皇家言之則太祖之孫為太孫而太孫喪出於未封太子之前則皇孫二字不可追後改易矣 上曰禮判之言過矣一父之子或稱子或稱孫則豈非昭穆之乖亂處乎昔者綾原大君 元廟追崇後為大君此足為可據之例矣公曰大君之位則可以追贈而世子之號則不

可追贈矣 上曰子字孫字非贈職也父之子為子祖之孫為孫此自然之理也世孫之孫字以我在故也卿言過矣

冬公禮判奏曰 永禧殿紅箭門外下馬事曾因

下教以小紙書下馬字付粘於紅箭門之柱事極苟艱似當有立碑之舉矣 上曰立下馬碑設路石可也公曰 本殿守僕六人內三人已以屏匠填差此後又以屏匠填差則儀節似不無疎忽之慮矣 上曰守僕六人中半以匠人差下半以良人差下可也 乙亥夏公都監提進 儲慶宮圖形曰南墻限以二

十尺廣之而亦欲設後塔矣 上曰有後塔如花塔則可以外高內低後塔不可不爲之矣 神主韜藉易傷粉面欲用跌方韜藉此亦拆開後面乎公曰跌方韜藉則閭閻用之者稀罕矣公又曰 廟宇西墻亦甚窄買曹命宗之家基一間許添補而宰臣申思建家及一草屋在其至近處并買拓基以出正門則御路可正矣 上曰守僕位田三十結足乎公曰於渠等過望矣 上曰香炭亦以結數劃給則好矣公曰凡香炭雖以山爲名而本無以山爲香炭皆以田畝稱以香炭山矣 上曰然則當給幾結乎公曰二

十結似好矣

冬公

兵判時

奏曰玉冊文則上下皆曰稽首再拜而

毓祥宮竹冊文則上曰稽首下曰再拜似爲如何矣上曰是欲次等玉冊而然不必曰稽首上下只曰再拜好矣公曰 毓祥宮珠盤印盞皆塗金爲朱漆印筒珠筒亦一體爲之而案牀當何漆乎 上曰黑漆好矣

癸未冬禮判具允明奏曰臣奉審 慶基殿後面蠹損處皆是壬戌修改外頤處也所見雖悶事體重大不敢直請修改而恐不可不全面加楷矣公

領相時 奏

曰臣於閣外詳聞禮官之言矣前面修改則其在慎重之道決不可輕議至於後面全加楮似無可拘今則漸當冬寒待明春似好矣 上曰可

陵寢第三

御製引

我朝 陵寢在關北如王季文王之墓於雍州也在王圻東西如武王成王以後之墓於京兆也拱護之圖修掃之節靡不克謹克敬而公以圻伯恭審十九陵寢自秩宗至上相凡係封築播植之方觀公所奏可按而知耳予於御極以後多有推演而施行者丁

酉修治 東陵舊池者卽公疏導 長陵水道之意也丁未命各 陵陵官日日奉審莎草蟲損處隨卽播植者卽公從便新補之式也戊申命蜂峴春秋審察歲以爲例者卽公圓峰相役之法也甲辰置補土堂上而不設都監者卽公主管補土之規也丙辰命元陵位田換以 陵外者卽公 崇陵位田許耕 陵底之議也若修儀物之動退葺廡宇之頽圯付諸陵官不煩有司而祭器之小大不齊新鑄改造各定年限未踰限而有傷則 寢郎論責已踰限而不補則該堂問備節享修改之時獻官監董待役完然後

復命祭品之中豆餅當暑欠潔換以松餅外此幸行
時 齋殿之不設交椅也小次之嚴禁補階也此皆
公未及設施而予所著式者遂書此俾與幸行篇同
攷焉

自辛未至己丑凡十八條

辛未秋公

禮參

奏曰臣謹依

聖教各

陵寢丁字

閣置鎖東西挾與否詳問之則或東或西幾乎參半
而至於陳設則耐左之 陵先右耐右之 陵先左
自 上出入既定以東挾則似不可以陳設左右為
拘矣 上曰依 健元陵為之

壬申秋

上曰

崇陵位田事御將詳知曾有所奏

更為陳之公對曰所謂位田距 陵寢越三崗封

陵後故相臣金壽恆陳達許耕其後未知緣何事陳
廢而又因故相臣崔錫鼎所達更為許耕矣乙巳年
間鄉儒疏請禁耕廟堂未及詳悉只以有關 陵寢
之故姑令陳廢因循至此蓋本 陵陵軍有此 陵
底位田故循例劃給之數減於各 陵陵軍今則並
與此位田而不得耕食則渠輩之稱寃不是異事况
其田址本自絕遠於 陵寢故前後兩相臣俱為許
耕到今更許依前墾作似好矣 上曰許耕宜矣

癸酉春公

禮判時

奏曰各

陵立碑待春取稟事

命

下而自近

陵先始為

教矣即今立碑

陵寢自

近上計則

章陵

康陵

泰陵

孝陵

禧陵三

陵碑役并始乎五

陵碑役並始乎

上曰並舉五

陵碑役

春禮議李益輔奏曰

穆陵碑為五尺七寸

徽陵

碑五尺五寸而得好石難矣

上曰尺數不必為拘

近來多可怪者或有柱碑矣公

禮判時

奏曰限以五尺

以上籠臺則稍大其制而加簷則不必大矣公曰各

陵碑石皆載葬時月日而今此三

陵獨無所記何

以為之乎右相金尚魯曰禮官所稟者既考出於

璿源譜略而三

陵誕日與葬日譜略中不為載錄

則實錄之見錄有未可必而其在重事體之道似當

考見實錄矣 上曰考出實錄以來可也

乙亥夏公

均堂時

奏曰因禮判所達

陵軍復戶有自

均廳給代之

教而此非均廳所管當自惠廳稟處

而凡 陵軍復戶乃是自已結卜今番大同特減之

惠自在均蒙之中有何給代之可論乎 上曰然矣

辛巳春公

備堂時

奏曰香炭山事頃年奉朝賀俞拓基

深陳其弊而未及變通矣蓋香炭山初定之時騷撻

之端殆遍各邑已定之後濫捧之患轉及小民且况各陵折受處多少有無不一毋寧磨鍊其價均其進排則不但永絕民邑之弊亦合重事體之道矣上曰備局消詳更稟可也

冬 上教禮叅蔡濟恭曰北道 陵修改前例考見

耶濟恭曰考見則有前例矣仍奏改修膳錄公領相時

奏曰改封築設都監而改莎草無設都監之事矣

上曰似然矣禮堂明日馳進咸興境內各陵皆為

奉審可也公曰永興文川皆是歷路一體奉審似好

矣翌年禮叅蔡濟恭曰石物毀傷處難以言語仰達

而大體十二方位皆有罅隙矣 上曰久遠 陵寢

修改亦甚重難矣公奏曰事雖重難若過一二年則

傷必大段不可仍置矣 上曰何時舉行乎公曰三

月有拘忌二月晦間似好矣 上曰改封築一依

義陵例仲春擇日舉行公曰 和陵文石長明臺小

柱毀傷處重臣李昂輔為道伯時狀請修改則故奉

朝賀金在魯以 陵寢至近之地不可動役請勿許

請蓋傳之四百年已經兵燹之物一朝猝改事甚重

難故故相之見如此仍舊貫似好矣 上曰然矣

壬午春 上曰 陵役何以為之新石入幾箇乎公

領相時對曰五日畢役屏石十二中五箇為新石矣

純陵則只補缺處 定陵則只改莎而十年內有改

封之慮 義陵無頃 淑陵可期十年無頃而 智

陵初不奉審未及同為修改解冰經潦後必有改築

之慮矣 上曰山川形勢何如東西郊耶公曰氣勢

壯矣 定宗 太宗誕降之 殿基猶在而咸興永

興之基誠好矣 上曰 御製有之矣公曰筒介亦

尚在而異製矣

春戶禮判奉審 徽陵丁字閣柱底腐傷處而來

上曰若拔其柱役必巨矣公領相時奏曰數三柱底之

腐傷者已過屢十年姑無深慮而其在慎重之道不

可不及時修改則尺許補缺至為合當此是數日修

改之役而亦不可專委於監役戶禮判往來檢飭好

矣 上曰可

冬公左相時奉審 思陵後書啓曰莎草枯損處自丁

方至申方長十五尺上廣十尺下廣十二尺西方長

十一尺廣四尺自巽方至丙方長三尺廣十二尺自

癸方至艮方莎草及乾方莎草亦有間間稀疎處敢

此圖形以進而 陵上莎草如是蟲損所見極為未

安修改之節不容少緩而當此寒節有難動役待開

春卽令該曹擇日舉行似合事宜矣 上曰可

冬公左相奏曰右承旨金孝大以各 陵守護軍惠

廳所受復戶米不及民結所收昨年以前外居復戶
依前仍給此後新付之類一切防塞事仰達有稟處
之 命矣 陵軍之復皆從自己復而無土者或請

於他邑以致紛紜此後則依前例從其所居邑劃給
似好矣禮判申晦曰 陵軍輩甚貧所謂自己復絕
無今若外居復戶之類一切防塞則 陵軍輩實無
支保之道矣公曰禮判所達出於淡知此弊而若許
任意受復則移來移去之際奸幻必多莫如以所居

邑劃給矣 上曰可

冬禮判申晦奏曰各 陵香炭山中或有童濯無收

稅之處故 朝家以 陵下軍人充定炭軍祭享時

炭炬使之進排因前畿伯陳達以山在邑移定事定

奪之後所謂炭軍自各其邑移定他役云既無山地

之所出又失進排之軍丁則誠甚悶慮此則依前仍

存爲宜矣公左相奏曰各 陵香炭或給帳付位田

或劃結外火田而多少不均或無土地之收稅則亦

定炭軍以爲進排之地其參差苟艱極矣向年奉朝

賀俞拓基在相職時請其釐正而尙今因循今若無

他變通則所謂炭軍依前定給外似無他道矣 上
曰更爲消詳稟定

癸未春 上曰 思陵莎草及曲墻頽圯處善爲修

補耶公左相奏曰許多頽圯處已皆修補而蟲損莎

草盡爲剗却矣臣於今番承 命歷審 思悼墓則

別無執頃者而外案山相望處宜可禁耕養木分付

該曹定界舉行為好矣 上曰給價禁之

甲申春 健元陵丁字閣修改時公領相奏曰今番

都監既不作入接假家看役堂郎依前例以各 陵

齋室推移入接恐好矣 上曰可公曰役時木物與

各樣物種亦宜預爲待令於丁字閣近處稍廣之地

矣 上曰可公曰都監凡事皆自京司舉行而地方

官當來待乎 上曰地方官待令可也數日後 健

元陵舉動時公奏曰今此修改後莎草似當從便新

補依例令畿營量其所入給儲置米添納似好矣

上曰可公曰丁字閣今則既一新重修丹雘亦當盡

改矣 上曰可公曰碑閣一體重修事既承 聖教

傾柱之以石補高水道之加疏石築亦已稟定而丹

雘則只修改處補改恐宜矣 上曰可公曰本都監

米錢極不足兵曹錢三百兩分定兩軍門頃者姑減

復漢書卷之九十一
米亦依本數取用其餘若又不足則賑廳堂上方兼
提調當自該廳量入繼之以爲完役之地矣 上曰
可公曰今此重修時雖非 下教及稟定之事凡係
稍大者一并載於謄錄以爲後考之地好矣 上曰
可公曰諸堂勢將往來雖或入侍依前例除肅拜待
畢役行告安祭後一齊入京始爲入來肅拜好矣
上曰可

己丑春公

領相時

奏曰兩

陵補土役處臣於歸路進

往火巢外瞻見果由於積年漸汰而既始補役則有
難容易完訖劃給米木姑未知足不足而有錢然後

可便目前需用畿營有備局勾管之錢其中五百兩
特爲劃給使主管人從便取用似宜矣 上曰可

夏公

領相時

奏曰畿伯論報以爲

明陵

翼陵陵軍

減結錢

昌陵

敬陵

弘陵順懷墓守護軍何以

爲之云蓋高陽一境之民蒙惠減大同之中而今此
守護軍元是給草復之人大同之減不減別無加損
又不入於減錢之中勢將依他民例分給糧米矣
上曰與凡民異此則特爲倍給

秋公

領相時

奏曰臣與摠戎使金孝大偕往奉審圓峯

初看廣闊莫測端倪及役後看之則峯下稍低處大

盤石如盤積石層層以上通爲十一層而役亦完固矣 上曰較鶯峯其役如何公曰鶯峯之形有難審知而較此役大矣此青龍邊最後築處 陵官始役之後更加役事故善爲之矣 翼陵青龍一處別加修飾白虎一處亦補石堅築處處盡好而都合八谷盡爲修補因成一大山矣 上曰將來沙汰何以爲之公曰隨時爲之好矣今番事力雖不如鶯峯其所見則好於鶯峯矣 上曰今以沙防築乎公曰以石築之萬無他慮矣

秋 上教摠使金孝大曰 長陵舊水道何如孝大

曰舊水道卽上流巖石下矣公

領相時

奏曰或因舊水

道或依新水道則可矣而不可使今水道引而上之爲舊水道矣 上曰 陵前水形繞抱如盥水器懸金而可惜一邊反爲橫偃也公曰然矣故判書尹淳稍解地理而欲引入 陵內云則水之遠去可惜矣 上曰水道不甚相遠引入省民力而不妨民田則好矣公曰民田何可盡恤乎當給代土而一番奉審後可以始役矣翌月公奉審後以圖進指水勢以奏曰水勢不可於中腰引入而如彎弓形水城引入如弓弦樣從火巢外濬入舊水道則好矣 上曰仍舊貫

如之何予則惟欲復舊道矣公曰今之水勢正如彎
弓元無一邊橫偃之狀矣 上曰然則元無偃走之
慮乎公曰水自坎卯方入丁未方出而正如彎弓矣
上曰左右邊皆拱抱則好矣公曰臨津繞後祖江在
左 恭陵川在右氣勢壯矣封 陵前水法已如此
萬歲無疆矣 上命進筆硯圖水形而下眎曰如此
乎公曰果然矣 上曰水之如此天也非人力也今
則予志安矣

園墓第四

御製引

園墓之重亞於 陵寢而我朝封園之制始於 仁
廟朝 興慶園 毓慶園尋進號爲 章陵 先朝
封 昭寧園 順康園予嗣服封 綏吉園而水原
花山卽千載一遇之時千里一逢之地龍珠呈瑞鶯
石效靈恭依 仁廟朝移金浦郡治遷奉 章陵之
禮乃移水原府於八達山下而克襄灤水之儀封爲
顯隆園此可以少慰予小子終天之慟也歟百世在
前千歲在後尙有以亮予之情而苦予之志也歟俯
仰穹壤予何以爲心哉若置田土於 園內秋穫而
藏之以供 園用者蓋述 昭寧園祈稔閣故事而

舊園洞外之田作為香炭之需公之所以陳達而設置者故於斯而亦寓仍舊之意各墓獻官舊例差以內侍及肅廟朝定以堂下朝官先朝辛巳因公言以文官差定行之數年又如初予於甲寅命懿昭墓獻官差以文臣堂上餘則以蔭官曾經正三品者差定以為式

自癸酉至壬午凡五條

癸酉秋

上曰

昭寧園都局豈不廣且好乎公

禮判

時奏曰誠如

聖教臣與李益炆上主峯則坡平長

湍諸山為遠照廣灘繞於後山家所謂山後有水極

吉者也 上曰石物中虎石無文予謂崔天若劣手矣公曰羊石極美至於表石加簷石巧妙前未有矣上曰果極盡矣曲墻亦無破綻之慮乎公曰無慮矣上曰火巢有前定境界矣公曰太曲者少直之太狹者少廣之有害民塚者體 上意不敢犯之矣 上曰田畚陳廢者幾何公曰多矣 上曰惜哉無乃過乎公曰在事體當盡陳之而體 上意不為盡陳矣上曰馬田坂人易踰行盡種樹以塞之可也公曰臣待罪畿伯時奉審三十四 陵寢而樹木茂密無如此 園所矣

戊辰冬公

時 綴伯

奏曰

順懷墓立碑事已有

成命

今方經紀舉行而各

陵未盡立碑先始墓所事體

似如何矣

上曰所達是矣置之

癸酉春公

時 禮判

奏曰

孝純墓所

懿昭墓所番軍

自兵曹劃送騎兵二十名而不為遞番故所劃騎兵

孝純墓則周年長立云不但渠輩悶迫亦非 朝家

分番使民之意蓋聞前規戊申年每於當番定送十

名使之遞番庚戌年以雇軍十名每當劃送之際自

陵所募立今此 兩墓所騎兵亦當於兩前例中取

捨裁處為好矣 上曰依庚戌年例雇價劃送可也

辛巳夏公

時 右相

奏曰各

墓獻官以南行差定事甚

未安此後則以文官差定似好矣 上曰祀典之重

豈云大小乎 陵祭獻官既以文蔭武通差則惟於

墓祭只差蔭武者事體不然依 陵祭勿論文蔭武

實職前銜隨品擇差事分付

壬午秋公

時 左相

奏曰

墓所洞口外田畝當入於火

巢內而 聖意持難有以仰認然尋常民人如前耕

墾事體極涉未安使守 墓軍依 崇陵白虎外田

畝例而起耕作為香炭位田之需甚好其種落石數

令該曹尺量給價似好矣 上曰可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一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目錄

典禮類二

諸壇

享祀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

典禮類二

諸壇第五

御製引

我朝諸壇神位奉於太常之西園號曰神室凡三十四位東帝神農氏勾芒氏后稷氏東海天駟東方山川先牧南祝融氏后土氏智異山南海熊津伽倻津南方山川中央風雲雷雨三角山白嶽山漢江木覓山國內山川城隍西蓐收氏松嶽山西海德津平壤江鴨綠江西方山川北西陵氏玄冥氏鼻白山豆滿

江蚩尤北方山川又奉無祀鬼神十五位而風雲雷雨國內山川城隍三神位並行祀于風雲雷雨壇帝神農氏后稷氏二神位并行祀于先農壇西陵氏神位行祀于先蠶壇勾芒氏祝融氏后土氏蓐收氏玄冥氏后稷氏六神位并行祀于雩祀壇玄冥氏神位又行祀于司寒壇智異山三角山松嶽山鼻白山東海南海西海熊津伽倻津漢江德津平壤江鴨綠江豆滿江東方山川南方山川中央山川西方山川北方山川十九位祈雨時并行祀于北郊壇三角山白嶽山二神位并行祀于白嶽壇漢江神位行祀于漢

江壇木覓山神位行祀于木覓壇四方山川神位祭時隨方位分祀于四城門城隍神位與無祀鬼神十五位行祀于厲祭壇天駟先牧神位有事則行祀于馬祖壇此諸壇之制也親耕始於成廟朝而築觀耕臺於先農之壇之南享先農禮成禮儀使請行耕藉禮藉田令進耒司僕正進青牛樂作司僕正執轡五推從耕宰臣七推諸判書臺諫九推先朝親耕凡三而曰己未曰癸酉曰丁亥公於癸酉以宗伯莅之丁亥予陪駕行七推禮先朝始行觀刈之儀先享先農禮儀使請觀刈藉田令啓刈麥樂作庶

人耦刈奉常正盛麥竹箱進之禮儀使請藏之太常以備柔盛宣 教曰敬勞耆民耆民行四拜親耕與觀刈皆有勞酒禮予於辛丑行觀刈撰樂章仍定諸臣叅班之規以大臣閣臣九卿三司添儀注中大抵諸壇在郊外修掃芟除之節專委壇直也故公請依聖教以壇下居民差壇直甚得宜也予於壬子命當部另擇壇直京兆尹勾檢南壇祀典一品之獻官今爲從二品三品之羹今爲羔豕兩品問議于大臣而從五禮儀釐正之神輦奉詣細仗前導仍命禁衛大將清道以爲式申命禮曹四孟朔遣郎官奉審諸壇

太常神室之修改也獻官以太常提舉或禮曹亞堂大祝以太常正差定都提舉提舉中一員與戶曹堂上監董因及外邑諸壇享禮祭品飭令修潔壇壝櫺門亦並葺理可云煥然改觀然嘗欲修明舊典而姑未之行者則有之卽靈星壇老人星壇先牧馬社壇之祀是也我朝靈星壇在南郊以立秋後辰日祀之神坐南向祀官四拜老人星壇亦在南郊秋分日祀之儀如靈星先牧馬社壇在東郊仲夏中氣後剛日祀先牧仲秋中氣後剛日祭馬社牲牢豕一祀官四拜其寢而不行蓋闕事也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秋

禮記卷之三十一
卷二
分享壽星壽星卽老人星也漢高祖八年命郡國縣
邑立靈星祠縣令長侍祠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祀
以仲秋矣曾謂郡縣令長所侍祠者侯邦不之行乎
况周公之制禮也築壇祭星所以祈命而祝釐則其
不爲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先者乎且馬政國之所重
也始養馬者謂之先牧始乘馬者謂之馬社載諸祀
令自周盛時則亦豈可以曠其祀而不舉乎於爨則
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用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燿
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田則祭先嗇司嗇
於學則祭先聖先師禮也東國秉周禮而尙多未遑

類如此嘗命內閣博考以聞用竢僉議咸諧至若
大報之爲壇卽我 肅祖尊王之盛德大業逮我
先朝並祀 三皇而又以中山武寧王徐達寧遠伯
李成樑文貞公范景文從享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
矣公於其時以五忠臣後孫之陪於壇享建請而三
學士之後先已與於顯相之列儀文自此漸備予於
己亥命親享莅誓於春塘臺肄儀於拱北門望位禮
時陪班百官清齋一宿而宋文正李忠武林忠愍之
後許令叅班 高皇帝諱辰望拜若值閏五月則以
閏月行禮闕字之牌舊則混用於政府習儀之時至

戊戌新造奉安于 皇壇之香室是謂奉室按 大明集禮有太常卿爲禮儀使之文故省牲儀增修也以奉常提舉爲太常卿之任而提舉非實職改命以宗伯且集禮審鼎鑊視滌漑監明水皆親臨而壇享則禮儀使攝行非從周之義也定以親詣省視之禮兩闕之有敬奉閣欽奉閣所以奉 皇朝誥勅也已未移建于壇西而揭奉如初率李提督三學士金文忠文正鄭文簡後孫行禮詩以識之壇享之班 皇朝人子孫及本朝忠臣子孫陪享序在百官之後異於虞賓之在位遂命 皇朝人子孫班于軒架之西

本朝忠臣子孫班于軒架之東仍令詞臣裒輯殉義諸臣事命之曰尊周錄遂罷漢人牙兵陞爲漢旅初漢人之自瀋東歸者甚多 孝廟命寄接於宮底及光御寶位屬之內司給糧尋編訓局牙兵俾業漁以資生蓋其時滄桑始變忌諱多端管寧之後無聞於遼東韓信之子不齒於廣南其勢然也及夫時移事往百有餘年之後因使中華士夫之胄淪落行伍之間則是豈曰懷好云乎哉用龍虎營禁旅鎮撫營義旅之例號曰漢旅此夫子係檜曹於國風之末而東都士女想見漢官威儀之意也壇之時享也命漢旅

權襲冠帶奉神榻陳饌撤豆籩諸事代忠義衛而行
焉仍入直明禮門就其中定守直官三輪日分直壇
側罷中官守直之規又命壇享攝行領議政不叅則
左議政以下原任大臣禮曹啓稟始差遂牽連書此
俾覽者知有春秋一統之義

自癸酉至甲申凡四條

癸酉春公禮判奏曰先農壇臣與戶判往見矣 上

曰青衣帳盡有之乎戶判趙榮國曰今則無之矣

上曰戶曹非矣藏於大內則易失之故下戶曹矣成
均館所在彤矢亦無之乎公曰此則似有矣 上曰

親刈時則不用青帳但於先農壇用青帳乎今則攝
行乎公曰然矣 上曰東宮隨駕則幄色何如公曰

幄色盡青矣 上曰親耕時服絳紗袍此則異於親
刈乎公曰然矣絳紗袍多有傷汚處改造好矣 上

曰好笑矣方欲為農夫絳紗袍何必改之乎戶曹有
牛衣乎公曰未能的知矣 上曰先蠶壇亦有祭乎

公曰祭則未知矣 上曰親蠶則王后為主公翁主
次之矣公曰當如此矣公曰今番 親耕時終耕之

牛比已未減半當為五十頭雙牛一耒當為二十五
耒其日終百畝而勞酒後 還宮則日勢似太晚矣

上曰一耒用一牛好矣公曰然則諸臣所耕牛用二牛庶民所耕牛用一牛以備五十耒之數好矣上曰可公曰親耕時第三度習儀例自闕下成班出去矣上曰行於親耕處而只當叅人進叅可也公曰然則百官陪從軍兵侍衛等儀皆除之乎上曰可翌月上親耕行五推禮訖上曰終耕亦有樂章乎公曰然矣公又奏曰各壇壇直依下教當部以壇下居民定給而至於保人則戶首例爲望定矣頃聞戶首所訴則同部人無可合之人他部人則該部不施未得定保云事甚可矜此後則壇直必以壇

下民差定保人則勿論某部一從戶首之自望必卽充給事定式宜矣上曰可

夏公

禮判時

奏曰臣奉審太常神室位版則不成貌樣

蓋五方位版各七位而神室狹窄因地勢推移列奉故神農位版反與大明官軍比奉風雲雷雨尤爲尊嚴而亦奉於南方山川之下序次紊亂褻慢莫甚不可不及今釐正都提調以爲當改建五間云臣意仍其舊室前後懸退每方合奉七位則變通雖小事體可正亦可以省費矣上曰前後設退位版隨五方奉安

辛巳夏 上曰 皇壇從祀事右相尹東持難諸臣
以爲何如公領相奏曰 先朝勅建之意 殿下并
享 兩皇之舉皆出於義起今此從享亦以義起而
但 皇壇卽祭天之禮也配享卽宗廟之禮也旣以
祭天之禮設壇又以宗廟之禮配享未知於禮果如
何矣 上曰 先朝初擬建廟矣公曰義起則似好
而姑待在外儒臣收議爲宜矣 上曰今旣并享則
皇朝太廟便在青丘親拜 神壇如在 皇靈想必
畱在於此矣翌日入對時禮判申晦奏曰 皇壇從
享 太祖位以武靈王徐達爲定 神宗位以寧遠

伯李成樑爲定 毅宗位以文貞公范景文爲定將
以來年三月舉行矣公曰 肅廟朝始祀 神宗於
皇壇實出大報 皇恩之意此爲義起矣 大朝以
太祖始賜我國國號 毅宗則曾於我國丙子年下
城後以爲朝鮮力弱不得已下城其心朕知之矣且
以遼東不卽馳救爲 教而並祀 三皇於皇壇矣
大朝以旣祀 三皇則有君而無臣於義似欠故
詢問諸臣諸臣或有參差之議而 大朝特命以三
臣從祀此出於義起之 聖意也 小朝曰唯同日
入侍 上曰三學士子孫誰某見存乎公曰尹煜頃

日都政復職而洪學士子孫未知爲誰某也公曰五
忠子孫亦宜入叅於皇壇祭祀時矣上曰勿論
三學士五忠之孫在職者親祭時亦令陪祭以示爲
皇朝獎忠節之意甲申春上曰吾東一毛一髮罔
非再造之恩而毅皇尤盛矣丁丑節使所頒
皇曆尙在矣公領相奏曰北苑三壇可以有辭於萬
世矣上曰有朝鮮然後亦有三壇矣上曰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吾皇萬壽山殉社之節卽萬古所
無之事予於望八將行此祭亦前所未有之事忠孝
豈有異致况小邦之於皇朝尤異於凡常君臣子

身勞瘁然後可以報吾皇子於是日豈忍進肉饌
乎公曰素是疏節聖上此教足令志士忠臣感激
流涕而報皇朝之道豈在於行素乎伏願量力無
至傷損上曰至於祀典心有缺然昨與原任及諸
臣相議而退行予心稍安矣公曰外間似有異議而
李明煥疏亦云矣上曰然乎仍命承旨讀之
上曰予之所以詢問者意其有此議也今覽此疏所
見亦是矣迎神之曲亦重矣傳曰樂云樂云書曰祖
考來格所以迎神之道也國之大事旣得其是則不
可回移而李明煥之言亦不無所見矣公曰當年則

以上旬行禮不可無樂而至於今年則以前甲申掃地而祭之意行之宜矣臣若承下詢於昨日則必以此爲奏矣右相金相福曰樂是祀典之大節前甲申則皇壇未備故爲毅皇忌辰而不用樂是矣今則皇壇已備便同太室則無忌之祭不必以殉社之日不用樂行之而有儀文未備之歎也禮判李益輔曰明煥之疏是矣三皇之於其日皆異他日雖陳而不作其於儀文實無未備之歎也上曰十九毅皇忌辰於皇朝通爲忌辰而予每以弘光隆武之故不言運訖於是日也公曰此則不然天下

後世皆以甲申三月十九日爲運訖之日也上曰初則十九日定行者以甲申年故也反以思之弘光隆武存焉則亦不可以是日爲運訖且昨見肆儀有如不祭之歎故退行矣今有儒臣之疏故召卿等而詢問焉公曰十九日於毅皇爲殉社之日於皇朝爲運訖之日既不行於上旬則捨此日而用廿日終有缺然矣上曰予聞將事時有一道氣初則白色終則變爲紅黃色互於三壇上云卿等亦或見之否公曰臣俯伏拜位未及見矣臣之錄事言壇上有氣故臣起而仰瞻似白非白亦似有青黃氣而似雲

非雲似虹非虹狀如疋練初起於皇壇西北轉入於西南移時自散陪祭諸臣亦多見之者矣上曰其氣卽瑞氣耶虹耶承旨金應淳曰臣之所見與領相一樣徐命善元仁孫亦共見之矣上曰皇朝日月東海大明八字意有在矣三皇陟降之靈必有眷東土而然者矣予何敢以此爲誠格之致乎然自聞此言一倍感愴矣以此觀之豈非悚然起敬之一端乎如此事史臣書之使後日皇壇將事之人無替予誠也公曰己巳年皇壇親祀時亦有雲氣之異而今又如此苟非聖上至誠何以致之乎

甲申秋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續典言東南壇祈雨

親祭

後報謝祭依節祭例舉行云節祭卽中祀具三獻而承旨不能詳稟以大祀書出於傳教大祀之大字以中字改下然後可無做錯之患且其時吏曹欲差三獻官而政院亦未能詳考而指揮終至於只差一獻官雖因特教以滿連奠之儀而終有所苟艱之歎當該承旨推考警責爲宜矣上曰可

享祀第六

御製引

祭禮之興肇自太古茹飲而有毛血之薦汗抔而有

玄酒之奠及夫人文寢開禮物寢備則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節是耳然而斟酌存乎時因革在乎人公於小大祀典仰承我先大王至誠苦心致虔致慎夙夜慥慥雖儀文度數之末齊其不齊正其不正如油果舊規之修明卽其大節目耳有衆聒聒事幾見格昔唐盛時太常卿韋縉以太廟酒爵之董容一合請令稍大太子賓客崔沔曰禮文以小爲貴昭載於開元之禮矣况油果尺寸之釐合古式並與所盛器品之整以爲一卽我肅廟朝因重臣閔鎮厚筵奏定制者乎當是時綾恩君具允明爲宗伯公與

之商議修整及予踐阼十年綾恩君又以宗伯建言油蜜果尺數法久而弛申明舊式遂揭板於殿宮陵園廟墓典祀廳之壁上仍命典祀官照飭烹爨等事公嘗禁貢人之質油進用於祭享矣予於壬子咸興永興兩本宮祀需販之京肆之謬例並行停罷自內廚措送公嘗禁殿宮祭享及陵園親享時女人之造泡矣予於癸丑命東西陵寢造泡合造進用而忌辰祭則造於典祀廳矣公嘗禁捧俎官以中庶填差矣予於辛亥命典祀官以三司另行擇差公嘗禁外邑祭享祀幣之不理矣謹按大明集

禮宗廟則望燎 社壇則望瘞蓋郊祀之禮以陽爲主故歷代有燎而無瘞 社稷之禮以陰爲主故歷代有瘞而無燎惟 宗廟之禮或瘞或燎不相沿襲而自古瘞燎只舉玉帛不及於祝似以玉帛爲重而然我朝五禮儀 廟社大享俱曰望瘞而 先朝改瘞爲燎故予於辛丑改定儀注而外邑祭品以羔代羊謂之單牲代則一也若羔若豕隨其所有而通用焉又若羔一豕一則鹿醢代以醢醢不煩二器有先朝受教特用豕二仍命以典祀勤怠爲黜陟至若太常造脯亦如油果之違制 孝廟辛卯 肅廟甲

申 先朝癸酉皆有遵法之受教而其大漸增增之不已以至加籩而盛之予乃斷然改之創爲鉶標以考其制因及時果代封之規而申公前日之志事且咸興永興 兩本宮祭器既新造矣又爲儀式之冊俾悠久敬遵蓋亦公改造北道 陵寢祭器仍與祭圖而頒示之遺意也 宣廟朝文忠公李恆福 太廟牲牢議以爲 太廟五享之祭以一牛分爲十室之牲五廟以上各薦頭與四脚六室以下乃以肩胛脅脊段段分裂不成形樣安有 廟享大禮不體薦而折俎乎至 先朝領議政金在魯言祭享時甑羹

各三器用牛羊豕三物見於儀禮及文獻通考而今
并用牛肉大失禮意 太廟永寧殿每祭請加定羊
一豕一從之予以為 宗廟子孫億萬斯年之計當
從簡蠲之義不當從豐昵之嫌開元禮曰享祀割割
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務存修潔足
展誠敬 先朝有掌令閔墀以文王駢牛一武王駢
牛一請用特牛各薦一室 先朝以祭禮從先之意
不從 大聖人穆覽悠久之圖豈非後嗣王紹述之
資乎假使周人一室一牛從洛誥之祭禮成康以下
豈皆於一王各用一牛乎不待博考而自有皎然從

今億萬斯年不加犧牲之數用首用脚而不足則至
於三四折豕羊如牛以至柔盛庶品亦隨便分奠此
予竊嘗欲為定制以此隱度于心而籩豆之品如脯
脯之同盛諸器亦欲校定者恨未起公而共商也

自辛未至己丑凡二十一條

辛未夏公禮參奏曰 宗廟署移文禮曹以為大祭

後膳肉例為封進於各 殿矣今番 親享大祭膳
肉亦當封進於 世孫宮而牲牛十二脚內除鉶羹
所入九脚分封各 殿則無推移之道勢將代以牛
頭而有所難便云矣 上曰只封福酒頭脚勿封可

也公曰既封福酒片脯似當封進矣 上曰可

癸酉春公禮判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之中幣

尤重而祝必坎瘞矣外方祭享所奠之幣未免麤短而祝或不親瘞云此亦典章所關而誠禮有缺矣幣帛亦為會減此後先為備置俾無臨時苟簡祝亦並幣而獻官親審深埋以重祀禮事另加申飭各邑規例亦令報禮曹似好矣 小朝可之

秋公禮判奏曰凡 親祭舉動時百官稟旨就次而

祭官不為稟旨事涉如何故臣考見五禮儀則 王世子率百官陪祭時亦有稟旨就次之節此即尊重

體貌之意也祭官豈可不稟旨乎此後使之稟旨就

次似好矣 上曰一依五禮儀舉行

秋公禮判奏曰 園幸親祭時定送 太廟守僕一

人事有所稟定而一人似必不足 太廟守僕一人加定以送為好矣 上曰然則 太廟守僕二名及本宮守僕一名定送可也

戊寅春公御將奏曰以將任填差 陵殿祭官事曾

有 下教而既無定式故吏曹難於徑先差填云矣

上曰此後訓將 殿獻官填差禁御兩將 殿陵祭

官皆差填而 陵祭見差則限往還都提調兼察命

召仍佩往來可也

庚辰冬公

時 惠堂

奏曰奉常寺祭物中太則有餘自近

年以來未有定式每於親享時加磨鍊故一位祭

需幾至三四千石此後則以攝行例定式好矣上

曰可

辛巳春公

時 備堂

奏曰臣以太廟奉審事進去適值

大祭得見祭官記則捧俎官多以中庶填差事極寒

心當該郎廳宜有飭責之道矣上曰不可循例處

之當該郎廳汰去

夏公

時 右相

奏曰太廟陵園祭享物種貢人任意

換色事體屑越此後則元定物種下代捧者逐朔懸

註似合謹嚴之道矣上曰頃於陵祭時果因大

臣所奏雖有代捧之命莫重太廟豈有是事聞涉

寒心此後嚴飭其若不悛當該獻官及典祀官進排

官隨現重繩陵園祭代用物種今番新撰定式懸

註代捧公曰然則別成祭物圖式每於祭享時分送

於獻官及典祀官以為憑依舉行之地好矣上曰

可

秋公

時 右相

奏曰太廟大享陳設時餘祭物餘器皿

未及屏去於正時已到之際自多窘急之事行閣空

間設門設架則從便藏置可無此患本署諸議自前
如此事係至重不敢仰請矣 上曰今聞所奏而乃
覺祭器庫西邊舊有垂簾處此處本署提調與戶判
奉審後舉行公曰然則始役時朔望中兼告由後可
以舉行戶判尹東度曰待秋奉審後舉行恐宜矣
上曰可東度曰 宗廟祭享後折脯時監察急於退
出使守僕不待撤饌 十二室祭脯先為忙迫收聚
抱持事極褻慢故臣嘗待罪本署郎 各室撤饌時
以次撤出使之折脯今聞又復如前云宜有變通申
飭之道矣公曰事體誠極褻越造櫃子次第盛退則

似勝於直為抱出之為未安矣 上曰此後造三函
脯則先為撤饌可也

癸未秋公太常都提時奏曰祭需之中柔盛尤重所當入

置太常庫中臨時取用而庫舍年久荒廢不堪藏置
以至借儲貢人之家極為未安恐不可不修改矣
上曰大夫祭器尚不以假人况太常祭器庫乎斯速
改之可也公曰祭器所藏處錯亂無秩所見寒心不
可不略倣 太廟祭器庫而為之矣 上曰可

秋公太常都提時奏曰事係祀典有不敢輕易議到而

先朝名臣之陳達者臣何敢不陳於 聖聰乎丁酉

年間故判書閔鎮厚所達雖未盡記大略以爲各樣油果皆有尺數而永昭敬寧兩殿造果反高於永禧殿事體未安云則先朝有造果尺數一從式例之教謹以其時事推之永禧殿造果不過於亏里可知而近來則亏里外高排至於六七寸殊非丁酉稟定之意也區區愚見惟願自上深加留意矣上曰此事予嘗慨然者今聞所奏此正欲法堯舜當法祖宗况昔年聖教乎近者特甚若此不已亏里之長將加矣依丁酉年聖教舉行而亏里之上無過一片事分付無亏里果尺寸一遵禮典可

也公曰殿宮陵園廟墓亦當依此舉行乎上曰一體爲之可也公曰太常凡事之未安者從當漸次陳稟釐改而若以目下已知者先言則祭享所用之油曾前例以真荏進排自本寺取油繼用今則貢人以油價直受於戶曹臨時貿納此蓋貢人與戶曹員役及本署員役符同弄奸者而事極痛駭此則不可不急先釐正矣上曰聞甚驚駭沽酒市脯不用卽爲復舊可也公曰各處祭享時果隔紙所進排者乃厚白紙也其品與行用壯紙無甚異同而當初以草注紙見錄故進排之時每致生事此後以楮注紙換

作進排似好矣 上曰可 上又曰奉常寺祭器庫何以爲之耶公對曰本寺北邊有空庫從便移造而不必張大量其所儲務從堅完好矣 上曰所奏是矣祭器庫令戶曹設櫛亦令本寺精置可也公曰宗廟以下諸祭實果皆有舊式而 永禧殿五祭享時實果升數或不同告祭與各 陵忌辰祭亦然一祭時六色參差事甚未安從其多數 永禧殿五享各 陵忌辰祭皆二升三合告祭皆一升五合爲定似合宜矣 上曰依所達定式公曰 殿陵宮園廟墓各樣油果高排既定尺數亏里當爲釐正分付該

曹次次收來釐正以送恐宜矣 上曰可公曰各樣油果旣已定制各處斗升亦令該曹收來與太常斗升較正以送俾無差錯之弊好矣 上曰可公曰中桂用於 廟墓則今於 徽寧殿用小朴桂豈不如何乎 上曰予於 眞殿已用小桂豈於此用中桂乎大抵今者祭果定制長短紊亂大欠敬謹故也因此有覺今覽君鑑亦有因而定制者 徽寧殿及各廟各墓中朴桂代用小朴桂事分付太常今番定制一件啓下後作帖太常禮曹各置一件 殿陵宮園廟墓各置一件自今秋夕舉行公曰 儲慶宮 毓

祥宮祭物以中桂改之實果等物亦當隨以改定矣
上曰實果則依前舉行可也公曰各祭享所用各色
醢事當自太常預捧措備而近來則間或臨時急捧
事多苟簡至於鹿醢之以獐代用已成古例今難變
通而各醢所盛多少亦各不同尤豈未安乎此後
各樣醢需先期捧上該色郎廳親審沉藏堂上亦爲
檢飭俾無臨急欠精之弊所盛斤兩量器定式亦無
參差不齊之患如或不善舉行當該郎廳隨現論罪
事載誌遵行似好矣 上曰另飭太常其若不謹當
該郎廳隨現重繩公曰今此太常祭典盡加釐正後

錄成一冊名曰太常誌以爲永久遵行之地恐宜矣
上曰可公曰祭享中鹿醢以獐代用者不知創自何
時而終涉未安日前承 特教之後勢當以鹿進排
而鹿異於獐萬無多得之理許多祭享盡用鹿醢其
勢末由 皇壇 宗社文廟大享外依前代捧則似
無生事之慮矣 上曰 皇壇 廟社文廟正殿大
享用之可矣公曰似聞鹿肉與牛肉相混難於辨別
云捧上之時若不詳審以致疑似之患則反不如依
前用獐此則各別嚴飭於本寺爲好矣 上曰捧上
時禮官與太常提調眼同捧納可也

五禮儀序圖及太常舊例藥果排高不過四寸間
因排盛之漸加以致尺寸長短之參差故 肅廟
丁酉本寺提舉閔鎮厚奏以為祭享造果自有尺
度而近來漸致高排臣取考式例則大祭所設中
朴桂高一尺散子八寸茶食六寸告祭所設小朴
桂高八寸小散子六寸五分小茶食四寸請一從
式例且造果排盛例用亏里而 永禧殿所在亏
里恰當無欠 永昭永寧兩殿所在亏里反高於
永禧殿事體未安並依 永禧殿亏里改造 上
命造果尺數與亏里一從式例矣至是為弊愈甚

公引前輩所論建白釐正而各果長廣圓徑之制
亏里排高尺寸之分比古制則殆近加倍較近弊
則略有裁節無斑駁不齊之患成均一永遵之式
仍撰成太常誌纖悉該備今撮錄油果定式條于
下

各樣油果舊制

中桂	長一寸七分 厚一分 排高一尺	散子	長一寸五分 厚八釐 排高八分
茶食	圓徑七分 排高六寸	小茶食	長一寸五分 厚八釐 排高八分
小桂	長一寸七分 厚七釐 排高八寸	小散	長一寸五分 厚八釐 排高八分
子	長一寸四分 厚八釐 排高六寸五分		
藥果	圓徑三寸四分 排高四寸		

各樣油果新制

永禧殿油果中桂 長二寸八分 廣一寸九分 厚六分 小

桂 長二寸五分 廣一寸八分 厚五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各陵中桂 長二寸八分 廣一寸九分 厚六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藥果 方六寸 厚五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徽寧殿小桂 長二寸 廣一寸 厚五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兩宮中桂 長二寸八分 廣一寸九分 厚六分 小桂 長二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兩園中桂 長二寸八分 廣一寸九分 厚六分 散子 長二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茶食 圓徑一寸五分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各廟小桂 長二寸五分 廣一寸八分 厚五分 散子 長二寸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厚五分

各墓小桂 長二寸五分 廣一寸八分 厚五分 散子 長二寸

藥果 方五寸 厚四分 散子 長二寸 廣一寸

造果式

中桂一器

油上末三斤八兩清蜜一升九合九夕真

紅散子一器

打勻末一斤二兩四錢五分三釐和乾

飯一升一合二勺

起油三合芝草二兩出油白散

子制法如紅散

煎茶食一器上末一斤十四兩九

升一合打勻圓割煎油四

白茶食一器制法如煎

油煎只藥果一器

清蜜九合五夕打勻方割煮油

煮熟小桂一器

上末三斤三兩二錢清蜜一升八合

祭物新釐正條

柏子

元數二十九斗六升以有裕物種換作來

三十二石七斗九升

內一榧子七十一石九升六合

五升他種換作

去黃粟二十二斗以他種換作去

三石八斗五升

內二石十斗乾柿二百四十一

四石十一斗四合

內二石十斗乾柿二百四十一

二升二合二勺

他種換作去蓮實斗九

十貼以他種換作

來竹筍四斗六升四合內

二升內直貢十

罷五味子二石十斗九升七合三夕

草四斤以他種換作

來草注紙三百七十五卷

十五卷他種換作

去草注紙三百七十五卷

百八卷三張換作

楮注紙四百三十六張內一百

三十一石六斗三升

中脯六十三貼

五條內十七合他種換作

來烏海藻三斤六兩

條以他種換作

來藁古九十五斤內十斤八

士里內三十三斤

他種換作來

內十斤

他種換作來

錢五

錢五分

錢九

錢四分

錢四

錢四分

稷米	升他種	小豆	他種	作種	粘米	寺罷	石罷	內十	魚	換兩	黃蜜
一石	二石	內四石	換斤	來換	夕內	貢米	罷三	百尾	作他	來種	分一千
六升	六石	以他種	來斤	六斤	三石	上惠	十石	他種	來種	內四	斤七
他種	六石	換斤	來斤	十斤	他種	下廳	十石	換斤	來種	斤七	斤十
換作	六石	換斤	來斤	十斤	換斤	十四	斗一	斤七	來種	斤十	斤十
來內	六石	換斤	來斤	十斤	換斤	斗四	升一	斤七	來種	斤十	斤十
鹽	斗一	中米	實山	麥	太	他種	元貢	斗一	來種	斤十	斤十
八斗	二石	七升	三合	斤二	升三	種換	價米	斗一	來種	斤十	斤十
合七	石九	升四	合九	斤二	合九	去五	則以	斗一	來種	斤十	斤十
夕六	石七	升七	石六	斤二	石六	石罷	本	斗一	來種	斤十	斤十
內十	石七	升七	石六	斤二	石六	罷		斗一	來種	斤十	斤十
十一	石七	升七	石六	斤二	石六			斗一	來種	斤十	斤十

石五斗他末醬五石一斗內五石二斗鹿醢三百
 種換作來斤十四兩內二百斤二魚醢三百九
 兩他種換作去一百三十斤罷兔醢三百八
 去五錢內八尾十二兩一錢罷二兩內八十一
 口他種換作去二醢醢折邑卜定牛罷新作貢二
 十四口十二兩罷醢醢折邑卜定牛罷新作貢二
 柴木種司宰監燒木還送本監以各
 至甲申秋左承旨金應淳疏略曰臣頃於月臺叨陪
 法講親承求助之下教丁寧懇惻自不覺寸忱倍
 激乃敢以虞夏君臣交勉之語為殿下一誦之退
 而隨僚臣後叅院議之啓以太常之減定享需之違
 古例有欲援禮以陳者而其間自有參差之見議遂

寢焉臣迷不知其爲大失矣偶於日昨伏見故叅判
韓聖佑墓道文字則先王朝有減定享需之議而
聖佑獻議引朱子之說曰今不能大計上下冗費悉
行減罷而先減享需豈非未安云臣看未半憮然而
懼恍然而悟私竊自語于心曰古人尙能動引朱書
期不失禮如臣無似者乃反議未及此失其可言若
此日不得見此則幾乎爲沮撓正論之人也臣旣知
其誤了而終又不能一言則是不但負臣心實亦負
僚臣也臣豈可泯默而已哉噫裕國之道固莫先於
節用而當減而不減不當減而減則俱不得爲省約

之要而顧今上下冗費之可減而可省者亦豈不多
乎伏况我朝之享需所定至爲的當無容更議蓋
以一國之富苟欲致隆於享祀之典則夫豈有限節
乎此當日諸臣所以參考典禮而著爲定式也今若
以某需某件之有違古禮議其更定則可也若只以
節省之意遽減茶食藥果之數真末而減幾斗油清
而減幾升所減不出數斗數升而計除其一年貢價
亦不過二千石云則夫以堂堂千乘之國豈可爲二
千石而遽減其不當減乎雖以各司冗費言之騎省
之衛所軍價不能察也軍門之軍色貸下不能禁也

度支之雜物色惠廳之原剩米率皆歸於濫用而此
外尾閭之洩可合查減者不知其為幾千萬推此而
計以至於宮中府中只存其不得已者餘悉減罷而
此猶不可以支過則百官之俸祿可減也各邑之廩
料可省也如是而又患其難繼則長慮却顧豈無終
歲區劃之道而乃為此十分苟艱之舉乎伏乞 聖
明俯垂察納更 命廟堂稟議以復古典 答曰所
陳者入侍當下教矣公領相陳劄曰臣伏見左承旨
金應淳疏則以太常享需事縷縷為言有若任事者
急於省費而不顧所重者然噫論人於莫重祀典之

間而其所下語何其太不斟酌耶臣實瞿然繼以駭
悚也臣之當初所稟裁者不過諸般油果之高廣尺
數遵古酌定俾絕參差不齊之患以尊享儀有嚴之
體而已也且其時所減貢米則全是他種之科外加
定元非因油果見罷者而今其言乃以都數數千石
之多盡歸之於油果之所省言之者無難如此聽之
者豈不滋惑而當之者慄惕果何如耶雖然臣固迷
暗其於奉行之際亦不敢自保其無失則彼雖不諒
臣宜自反矧今官師寂寥之日聞此可否爭難之言
亦足尚已何容辨為而事關大禮罪在罔赦伏乞

聖慈亟降威罰以爲當事而不審者之戒焉 答曰
噫予雖不肖夙宵一心惟在於祀典昔一大臣自莫
重處節約意陳之而予意則不然近者聞之或大小
不同於義不可不一番較正故有此舉于今以後莫
重祭享無參差之弊祭物益爲精潔矣噫其雖求言
此等應旨夢寐非料言之長也旣求反非亦欠求助
故入侍時下教之批待卿等同爲入侍時欲一諭而
解惑矣卿劄遽上今雖泯默此承宣任之久矣決非
受囑爲此者而若問其由卿之所管貢人減孟浪之
浮費渠亦無辭承順而猶抱抑鬱之意今番抑加定

而又減前渠亦因此不耐藉油果而煽動浮言一則
欲遂其志一則果若復舊加定必也自在其中之故
也其敢煽動造成浮言不可不治奉常寺貢物人行
首典牲署貢物頭頭人令該曹勿爲徵贖決杖一百
後喬桐府徒三年定配噫予雖益耗此等之態焉敢
售於今日本事已洞諭陳章者亦不過見欺職在大
官重祀典校正何卞之有若此之際國體不嚴卿其
安心勿辭應淳再疏略曰臣之昨日一疏只出於有
懷無隱之忱而及承 聖批有曰入侍當 下教臣
方莊誦感激竊自幸蕘說之不見廢於 聖明之世

也迺者相劄出而縷縷自引大不諒臣心何其過也
所陳者不過因院啓未徹之語爲追引自訟之義而
已而未嘗及於任事之臣則今大僚歸之論人至以
下語之不斟量當之者慄然爲辭誠非臣始慮之所
及也若其享需之遵古酌定者臣亦非不知恰當而
我朝式例本既不至於過豐如或又加節約終有所
一毫未審之患則尤豈不萬萬未安耶此臣所以不
敢諉以既往妄有所論務爲十分穩當之歸也臣嘗
聞可否爭難爲治世之美事臣疏中請以稟處者亦
冀其平心商確而大僚之爲言如是緊切此豈臣平

日所望於大僚也哉噫目今可省減者何限可更定
者亦何限而遽先就莫重祀典而議所以減定新定
式例大僚雖云無欠臣則決不知爲穩也人見不同
固難以言語可爭而大僚既以臣疏不得參班則臣
何敢晏然於近密之地乎疏入 上曰入侍時下教
云者蓋欲爲無事之地今金應淳陳疏領相不入來
加一層矣應淳之疏專由於貢人煽動浮言之致也
求言多日舉皆含默此等之時於承宣之章若措辭
下教所重雖在恐近訑訑入侍時欲爲下教云者意
蓋深矣今則既諭相劄之批莫重關係享需者動於

浮議而陳章焉敢晏然初無不審之章有何對卞之
疏金應淳原章踏下領相劄批已諭關係莫重其所
指揮專在於上何敢擿捱徒損國體領相若此提調
亦似陳章此等之章政院勿爲呼望後數日右尹趙
曦陳疏略曰伏見前承旨金應淳疏本備論享需裁
減事而其疏所稱僚臣云者卽指臣而言也臣於伊
時猥忝知申之任適當求言之會欲以此事仰陳愚
見僚議不一果未能焉慚愧之忱久而未已乃者應
淳得先輩引朱子之說終陳於 紱續之下臣方喜
其無隱矣及伏見大僚劄批 辭教截嚴疑之以被

撓於貢人之浮言至使進言之臣因此遞職當初發
論之臣焉得無罪乎茲控自引之章仰申同罰之請
焉臣方請罪宜不敢有言而言端旣發亦難自隱輒
敢冒死而陳之惟我 聖上追遠之孝迥出百王而
凡係大小祀典罔不致敬致謹雖尋常儀節之間微
細之事輒必洞洞屬屬靡不用極今此享需之校正
臣固知 聖意之有在而任事之臣亦豈爲減省而
然乎當初上下之論雖出於欲齊其參差不齊而已
欲節其格外濫費而已而畢竟校正者只有減而無
所加欲其豐而未見豐苟於釐正之際一毫有違於

古例則豈不反有欠於敬謹祀典之道乎且伏聞享需中或以尺數之不同而減之者有之或以籩豆之有餘而減之者有之此已未安而至於陵寢忌辰祭時茶食五器則今焉全減之矣其視五禮儀圖式果何如哉且以大體論之顧今國家經用果能隨處減削尾閭之洩濫觴之弊一一盡防乎既未能盡防則此正是朱子所謂先減享需豈不未安者也抑臣謹按禮記王制篇有曰祭用數之仂仂者十分一之謂也釋之者曰祭有經用之十一也王制又曰祭豐年不侈凶年不儉釋之者曰祭用有一定之則故

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也由是言之則終古聖王之於祀典從厚之義不易之規類如是矣噫祭義微妙而神道安於故常禮制綜錯而人心習於見聞若無大礙於義理則有不可輕議也明矣臣本魯莽其於儀禮昧昧如也而區區憂愛之誠妄慮以殿下出天之大孝格神之至誠一或有違於祀典儀文之間茲敢附陳於待勤之疏伏乞聖明特命大臣禮官博考典禮更加詳審務歸十分至當之地千萬幸甚答曰噫予雖不肖夙宵一心在先予雖無誠日夜致精於祭享頃者之事既已諭矣金應淳則雖云驟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聞莫知本事而卿則既知本事何至此乎噫白首暮
年享先一心莫白於羣下遙望蒼梧飲涕自懷矣
當固執而固執於此事何敢若是觀卿兄弟之固執
惟思先卿矣同日公登筵上曰金應淳之言卿何
爲嫌乎公奏曰臣果無爲嫌之心而特以朝體不得
不言之耳上曰初則無言末乃言之予實恠之矣
公曰故判書閔鎮厚陳達後藥果尺數則甚少矣
上曰尺數所錄入來乎公袖陳之曰茶食高不過六
寸此實五禮儀之所載矣上命書傳教曰頃者祭
物非減損也乃校正也再昨以此下教今聞大臣所

奏茶食果在減中二千石之說其雖孟浪噫一心在
祀典豈忍爲數千石之米而減莫重祭享乎其時必
有商量者而聞甚瞿然卽爲復舊事分付太常公曰
今番因金應淳事貢人處分未免大段爽實若使貢
人發言當舉渠輩所知之實狀而何敢誤傳誤播乎
此而可知其冤枉今番定配兩貢人宜有叅恕之道
矣上曰分揀可也翌日上曰昨日下午教事何以
爲之乎公對曰今番祭享油果之釐正者臣豈無所
據而然哉先朝丁酉年故判書閔鎮厚陳白以果
排之過於尺數者乃貢人之私自添補誠爲驚心一

從式例高限一尺且將亏里之過尺者稟定減造仍有奉承傳定式之舉矣以亏里之減造觀之其亏里上毋得高排之制可知也而其後次次漸加到今尤甚不但過於禮尺之式又無界限自多參差今若一遵丁酉定式則雖合禮式所見亦恐未安毋寧自上裁量稍長其亏里之尺數則可無長短不齊之患而亦可使限亏里之舊式得以遵行故臣於昨年以此陳達則自上教以此予嘗慨然者乃取入各樣果器而親審特命一齊改造仍以毋過亏里申明定式新造之亏里比丁酉之一尺至加三寸方其一

尺之時尚有限亏里之制今於加三寸之後更申其式者於禮當然此實出於我 聖上致慎致敬之至意而臣之奉以周旋者亦欲其一分自效於芬苾之吉蠲也此何嘗念到於減需亦何嘗語及於省費乎臣猥忝大官有所論辨極知疲劣而人方以莫重之事論之不已則臣安得徒守無辨之戒不念自解之道乎蓋其裁定之時只就本色中互相加減而已元無貢米之因油果見削者至若二千餘石所罷者即是不用之他物種及無時責應別加定之不可仍置者而人之藉此爲言者無亦近於指東應西乎如以

特減茶食之復古爲請則夫誰曰不可而今其所論
太不深量且祭物諸種中排盛之有餘者會減之有
違者略加稟釐務從禮式何害於事面而此亦入於
非斥之中臣誠莫曉其故也只緣臣本無似不能見
孚於人至使人引禮論斷迭出斷斷有若真有所誤
之禮而不可不正真有所失之事而不可不言者夫
祀典所關其體甚重聽聞所及其憂轉大 飭教之
下雖不敢疏暴而在臣自靖之義何可仍冒於太常
兼帶晏然與聞於祀典間事乎 上曰今日入侍之
命因茶食而然也卿之此奏一何淺也噫昔仰聞于

慈聖以祭物不精故尋常慨歎至有予不欲享之

教心常欽誦故頃者三年之內務從節約予意則不
體 慈心非孝也體 慈意節約非非孝云噫祭器

之參差果之不齊莫若近日至於實果違於禮文者
多故命卿等校正昔之不齊者今齊近之紊亂者今
正鹿醢之重者而代之以獐甚至於牛鹿無別豈不
校正且奸僞日甚昔之油蜜果幾無矣自庚子以後
勝於昔本非其價之小而以此藉口公然隨 位加
定孟浪莫甚故亦皆釐正一則致精祭物一則體昔
恤費噫予雖不肖若此然後奉 先爲誠體昔無違

其雖減祭若致精予無憾矣况不然者乎校正之際或加或減其本歸於一定因此而其減者不過孟浪浮費也貢人輩拂鬱煽動伺釁者仍作機關其欲惹鬧予已料矣予雖誠淺一心在於祀典故因詢問而乃有此事此正有君有臣者也此非卿事寔予之意而白首暮年減祭享之名良欲無聞矣伊後更思之此乃若右下教祭享益精浮費頓減嗚呼他日其有歸奏之語予無憾矣初料自謂迂矣予意若此况卿等乎此所謂淺者而非徒此也卿等果若以此為嫌使予將為何如君乎今日入侍之命意深卿雖不奏

予欲諭既奏故洞諭矣卿等安心勿辭其即舉行

秋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祭享油蜜果尺數既已定例當自

十月初一日舉行而大院君房及大嬪房進排蜜果準節反有加焉不可不依宮享例磨鍊王后考妣祭油果所入數亦稍減磨鍊以正事面似好矣上可之

德興宮大嬪宮 王妃本房祭需釐正

德興宮祭物上末

三十三斤十二兩八錢四分八釐

清蜜

一斗五升三合

七夕真油

一斗一升三合七夕

乾飯

五升六合

芝草

三兩二錢

黑糖

五升

粉白米

一合

白米

四斗

實菘豆

二升

菘豆末

一升六合

艮醬

二升

甘醬斗一鹽合四醋升一生薑一兩實榛子榧子柏子大

棗黃粟各一升乾柿串八木麥末斗三中脯貼一魚醢升四

醴酒瓶三楮注紙三卷四燭柄二胡椒錢三夾柏子二合

仲朔忌日同日同太斗四竹筍升二烏海藻兩十葉古兩七粉

藿一升甘苔斤一昆布多士麻斤各一海衣二貼以上

○大嬪宮祭物上末三錢二分四釐清蜜九升

夕一真油七升八乾飯合四升二芝草二錢黑糖升五沙

粉白米合一白米斗二木麥末五升菘豆末六升實菘

豆二升實柏子榧子黃粟大棗各一升乾柿串八

夾柏子二合良醬升一甘醬升五鹽合四醋合五生薑一兩胡

椒三錢中脯條五魚醢升二醴酒半瓶楮注紙三卷四燭

名二柄以上二十九種太斗二竹筍升二烏海藻兩六葉古

兩七粉藿一斤昆布甘苔多士麻斤各一海衣二貼以上

○王妃本房祭物上末八兩白米斗二木麥末

斗二真油升六醴酒瓶三良醬升一甘醬升五柏子榧子各八

乾柿串八乾葡萄五味子各二醋合五七燭二柄以上

日仲朔同日同太斗四葉古兩七粉藿兩六甘苔兩七昆布多士

麻海衣兩九以上九種斗數斤

冬公太常都奏曰宗廟大祭時所用六色實果中

菱仁芡仁或有難得之歲如此之時則兩果中一果

以蓮子代用以取水澤之意而必草記或筵稟後舉行而今年則芟仁絕種以蓮子代用似好矣 上曰可

冬公太常都提時奏曰奉常寺祭享時所入柴木以司宰監七百餘石貢價進排燒木而數既太濫名亦不正頃以此仰稟後還送該監自戶曹換作魚鹽元貢實爲善區處而本寺所用柴木事體亦重不可不措置故各物種所罷貢米中以三百五十石別作柴木貢物勿計同數斤數與足不足自本寺推移繼用俾無隨時加減事永爲定式醯醢牛自戶曹覓送極甚苟

艱故二隻亦以減罷米除出作貢而比典牲署牛價稍減其數以正事面今番換罷釐正諸條甚多而此其大者從當書入別單而先此仰稟矣 上曰依此爲之

冬公太常都提時奏曰太常祭享果器既已定尺數新造北道 陵寢祭器亦自戶曹依新定式改造與祭圖而輸送使之依此排用舊件一一移送戶曹而令道臣狀聞爲好矣 上曰可

甲申春公太常都提時奏曰今番太常貢物釐正時詳究事情則許多弊端全由於不計遺在每每加定故各

樣物種加減換作務從寬裕萬無不足之理此後如有不足物種必更以有裕物種推移換作諸種真果不足然後始議加定無得以偶然不足之物種遽議加定之意申明定式矇然違式則隨現重勘事載諸謄錄恐宜矣 上曰依為之若如前任意加定則該寺提調施以重律事分付可也

乙酉春 上曰 太廟大祭用太牢名日及朔望用小牲而徽寧殿五享宮廟仲朔祭用肉饈名日及朔祭用素饈者實從 太廟大祭別祭次序矣公太常都提奏曰今伏承 下教 聖意所在實為欽歎而伏

念 徽寧殿祭享一依 太廟例為之者允合情禮而今此 下教非但下情之缺然揆以事面極涉未安矣 上曰傳教中已悉予意 陵寢真殿既以素饈行禮而今獨於徽寧殿及宮廟皆以肉饈行禮者亦豈不如何乎卿言如此既覺之後不可不釐正明日條定書入可也翌日公奏曰 特教之下謹此別錄以入而或有肉饈或有素饈終涉如何矣 上曰五享四仲朔則依 太廟例為之其餘則依 真殿例為之誠為合當而此又為國節約之道予意深焉特教釐正復何言乎公曰 宮廟與 徽寧殿祭式

既以 特教釐正太常只當依此 下教舉行若其所減猪獐雉鮮當自惠廳戶曹計減於魚鮮之中矣上曰使該曹該廳舉行

丙戌秋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

陵園親祭及

殿宮祭享

時爲餅麪湯泡措備輒令女人待令故京兆各部憑此橫侵固多騷擾之弊况於至尊敬之地使來歷不明不精潔之女人相雜於諸熟手中亦甚未安太常熟手無物不造何獨於餅麪湯泡不造乎此後皆使熟手舉行一以尊事體一以除民弊似好矣 上曰聞甚駭然非徒褻慢民弊可勝言哉此後嚴禁若有

犯者太常官員及部官重繩

己丑夏公

太常都提時

奏曰祭享所用器皿更不責出於

員役而司饗院進排之器非但體樣不能一一合規本院事勢亦難策應或以爲當自戶曹給價進排云而此亦難便戶判以爲初次一新盡備之價自戶曹舉行其後則宜自本寺定爲每年添備之規則甚好云此於本寺雖有力不逮之患而如此然後事面可正後弊可防目下新備價自戶曹舉行廚院之器從前所送多寡不一及此時定爲每年一定之數以爲永久遵行之地若其隨毀隨補一付本寺定式爲宜

矣 上曰可

秋公太常都提時奏曰大祭肆儀時器皿或用木器或用

砂器至於爵臺樽冪等屬取用太常山川祭器如曰

山川祭器取用無妨則木器砂器之參用無義如曰

砂木器參用無妨則爵臺樽冪之代用他器未為不

可且肆儀所用之別備以置事面亦正自今以後皆

以木造成精置太常以為肆儀時每每取用之地為

好矣 上曰山川祭器亦重豈可用於肆儀乎所奏

好依此為之

秋太常提調申晦奏曰祭享所用櫃子藁古本非京

貢即是濟州封進而才有停捧之 教自本寺實無

推移之道分付惠廳貢價磨鍊上下以為進排之地

恐宜矣 上曰進上雖停捧而祭物豈不封進乎公

太常都提時奏曰久遠之例未及詳知而以近來事言之

如此之時貢人利其換作進排今則貢案纔已釐正

無他推移之道本數雖甚不多勢將別為加定往復

戶曹消詳更稟好矣 上曰貢獻雖停祭物豈若此

此是謬例前之混同不無意思市脯不食况祭物乎

此則不在停捧之中以此分付永為定式可也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二

